

记者 王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舞台上，一群来自宁夏银川高级中学的舞者，以身体为笔，以情感为墨，让古老的贺兰山岩画焕发生机。

11月7日，由中国文联、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舞蹈“荷花奖”当代舞、现代舞评奖终评活动揭晓，由宁夏文联、宁夏舞协选送的当代舞《岩话》荣获当代舞奖。《岩话》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艺术表达，从全国数百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，实现了宁夏在该奖项上“零的突破”。这不仅是一部舞蹈作品的成功，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，一次地域文化通过舞蹈的生动绽放。让我们透过编导、作曲、舞者和校方的讲述，走进《岩话》的台前幕后，感受这部作品如何将“岁月失语，惟石能言”的哲思，化作舞台上震撼人心的生命礼赞。



演出现场。

# 当代舞《岩话》 舞一曲震撼人心的生命礼赞

## 01

### 舞台瞬间： 岩画在呼吸

聚光灯如晨曦般倾泻，24名舞者的脊背在光影中起伏，宛如贺兰山连绵的山脉。他们的手指如凿，臂膀如锤，每一次挥动都在空气中留下看不见的刻痕。低沉而富有穿透力的凿刻声从四面八方涌来，那不是普通的伴奏，而是采自真实岩石的敲击声——坚硬、粗粲，却充满生命的张力。

舞台被设计成一个巨大的岩面，梯形结构创造出奇特的透视效果。舞者们时而如岩画中的狩猎场景般奔腾跳跃，时而如祭祀仪式中人物那般虔诚跪拜。最令人震撼的一幕出现在作品高潮：所有舞者突然静止，身体扭曲成岩画中特有的几何形状，仿佛瞬间化作了石壁上的符号。然后，缓慢地，他们的脊梁开始一节节隆起，如同大地在呼吸，如同文明在苏醒。

“这个瞬间是我们整个作品的精神核心。”编导康丽丽在谈及这个经典画面时表示，“我们想要表现的不仅是岩画的静态美，更是其中蕴含的生命律动。舞者的脊梁如山脊般节节隆起，这个动作设计源于我们在贺兰山实地采风时的感悟——岩画不是凝滞的遗迹，而是依然在呼吸的生命体。”

康丽丽进一步阐释了舞台调度的深意：“梯形舞台的设计灵感来自贺兰山岩画的天然展示场所——那些倾斜的岩壁。当舞者在梯形结构上以高低错落的层次排列时，就构成了一幅立体的岩画长卷。特别是在高潮部分，舞者突然静止后缓慢苏醒的设计，象征着岩画在当代语境下的重生。”

对于舞者身体语言的塑造，康丽丽有着独到的见解：“我们要求舞者不仅要模仿岩画的形态，更要理解其中蕴含的精神。比如那个身体扭曲成几何形状的动作，看似简单，实则要求舞者完全沉浸在先民当时的创作状态中——那不是表演，而是一种精神的共鸣。”

## 02

### 声音设计： 凿刻时空的韵律

“在《岩话》的音乐创作中，我试图用声音构建一座连接远古与现代的桥梁。”作曲郭庆这样描述他的创作理念。为了传递贺兰山的苍茫与厚重，他在配器上作了大胆尝试：除了运用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大提琴独奏与弦乐群营造“呢喃低语”般的倾诉感，还特别设计了贯穿全曲的节奏律动。

“我采用了真实的石头凿刻与划刻声，结合非常规的低沉Boom打击乐，形成一种坚韧而持续的节奏基底。”郭庆解释道，“这一设计不仅呼应了‘岩画’主题中先民以石器刻画的原始动作，更象征着古今相通的生命力——那种执着、坚韧、永不放弃的精神。”

谈及舞蹈音乐创作的特殊性，郭庆用“在笼子里跳舞”来比喻：“既要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又必须保持理性的克制。音乐不能抢夺舞蹈的焦点，而是要以‘润物细无声’的方式，引导观众进入情境，与舞者的肢体共同呼吸、共同叙事。”他与编导康丽丽的合作已逐步建立起高度默契：“从《我们的歌》初次磨合，到《以青春的名义》逐渐契合，再到《岩话》的灵感爆发，每一次合作都是一次音乐与舞蹈之间‘化学反应’的深化。”

郭庆特别分享了作品结尾处人声爆发的创作过程：“这一部分的设计曾是我们反复修改的焦点。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的音准，而是带有远古呼唤特质的声音——粗犷、浓烈、充满生命本真的感染力。”经过多次尝试，他们最终找到了理想的声音表达：“这一声呼唤，不仅是音乐的高点，也是整个作品情感的凝聚与升华——它是岩画背后那些无名创造者的灵魂回响，也是当代人对远古生命力的致敬。”



排练。

## 03

### 舞者蜕变： 用身体阅读历史

对17岁的高文静来说，参演《岩话》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，而是如何“成为”岩画中的先民。“开始时，我们都在‘演’原始人，动作僵硬，表情夸张。”她笑着说，“直到康老师带我们到贺兰山下，让我们闭上眼睛，用手触摸那些冰凉的岩画。”

这个简单的练习改变了所有演员的表演状态。“当我的指尖触碰到那些三千年前的刻痕时，突然有一种奇妙的感受——仿佛能听见当初刻画者的呼吸。”高文静说，“从那以后，每次排练前，我们都会集体静默三分钟，想象自己就是那些在岩壁上记录生活的先民。”

最考验演员的是作品中段的一个慢板段落。舞者们需要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完成一系列身体扭曲，模拟岩画逐渐显现的过程。“这个段落需要极

强的肌肉控制力，而且要保持着内在的情感流动。”高文静回忆，有一次她在这个段落中突然抽筋，但强忍着剧痛完成了所有动作，“因为那一刻，我真的感觉自己就是岩画的一部分，再疼也不能破坏那个神圣的瞬间。”

获奖当晚，孩子们相拥而泣。“我们哭不是因为获奖，而是因为终于让更多人看到了贺兰山岩画的魅力。”高文静说，“现在每次路过贺兰山，我都会对那些沉默的岩画说：你们的故事，我们帮你们讲给了世界听。”

幕布落下，掌声散去，但《岩话》的旅程才刚刚开始。这些年轻的舞者们用身体证明：文明从未沉默，它只是在等待合适的媒介再次发声。当岩石开始说话，当青春遇见远古，我们才发现，数千年的距离，原来只隔着一个舞姿那么远。